读不尽大地之书

□ 李银昭

多年以后,翻看着蒋蓝写豹子的《豹典》,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他时的印象。1999年,蒋蓝连同他的摩托车从自贡码头出发,沿着古老的茶马盐道,一路向北,翻过龙泉山,如豹子,定居一如蛰伏于遍地油菜花的成都东郊。豹子蛰伏,盯上的是猎物浑圆后臀上鼓起的丝丝红肉。蒋蓝犀利又蹒跚满志的目光,射过弧形的二环路一环路,瞄向薛涛、杜甫、花蕊夫人曾住过的锦官城楼,盯上锦江两岸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以及倒映在波光粼影里让青春飘逸遥想的红肥绿瘦。蛰伏是为了高跃。豹如此,蒋蓝亦如此。

与蒋蓝相识,时间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偶尔会有一些来自各地的文学人聚在一起喝茶聊文学。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帅气、健谈,说起话来有劲有节奏。尤其是一双大而聚光的眼睛,配上高而直的鼻梁,严肃时,那神情威严得像一张“极静而动”的猎豹的脸。我知道他住城东,闹中取静,推窗可见城中高楼,也可见龙泉山上的桃花。

初来乍到成都,蒋蓝潜心做两件事,一是大量阅读,二是伏案奋笔疾书。除了少有的几个朋友来往外,蒋蓝走得较多的地方就是位于春熙路、武侯祠、人民南路的那几家大大小小的书店。后来蒋蓝也去旧书摊,尤其是九眼桥上的旧书摊。蒋蓝像蚂蚁搬食物一样,将叶芝、维尔伦、金斯伯格、索莱尔斯,一个一个搬回家去,敞在书柜上。以至于最近听他说,有一次搬家他用小汽车拉了100车也没拉完。

我记得,有一次在他那个被油菜花包围的家里聚会,说到他刚获得的在当时文学圈里热火的“布老虎散文奖”,他两手握在一起,将手指的每一个关节掰得“咔咔咔”响,这一细小动作,让坐在他对面的我瞬间觉得,每一个肌理都写着亢奋。我的这种感觉,多年后在蒋蓝的文字里得到了佐证:“那时,我浑身的关节可以爆响,惬意无比。二十多年后,我每天还要做俯卧撑、压腿,哪天我骨节不响的话,八成是风湿或感冒即将发作的征兆。所以,置身文字深处,每天听见自己的骨节噼噼啪啪,连鼻梁下部的软骨也可以翕动而弹响,就像词语的拆卸和组装,有意思没意思,无需多说……”

继那部写豹子的《豹典》后,近两年我的案头上又多了蒋蓝的《媚骨之书》《踪迹史》《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锦官城笔记》等多部作品。2021年,一部他很看重的《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也即将出版。捏着两个拳头闯成都的蒋蓝,已先后获得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多个散文大奖,还担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务。这斩获的业绩,被授予的荣誉、头衔,也来得太快了,真有些目不暇接。但我知道,这些东西,比不上他端起酒杯时的那种喜悦。

与其说,蒋蓝迄今为止的多部作品是键盘敲打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蒋蓝用他的双脚在田野上走出来的。蒋蓝是一栋房子关不住、一座城市停不住的那种人,他的生命必须在山水间穿行。

今年夏天,蒋蓝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位作家去大禹故里汶川采风。听说大禹遗迹在已经废弃的老成阿公路坡上有新的显现,那里位于陡峭的山上,不仅来回路途远,关键是去不了车,大部分路段需要步行甚至是攀爬。唯独蒋蓝叫上汶川县作协主席杨国庆去了那处古迹,他们是攀爬着岩石钢网上去的。

蒋蓝走出书斋,走出城市,走向田野,走向山河,走向民间。他说:“在写作中,我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府客家用语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我才可能尽力成为一个文字或文学的福尔摩斯。”

进入不惑之后,蒋蓝把书写的视野聚焦在四川及周边地区,调动鲜活的文字,给脚下的这片土地,注入新的活血,使历史上的人和事生出勃勃生机。在创作40万字的《踪迹史》和30万字《黄虎张献忠》两部著作时,蒋蓝深入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地进行田野考察,他取证的区县均超二十个以上。尤其在写《踪迹史》时,做了大量田野考察,光路费就花了八九万元,仅到万里长江之始的宜宾市为一件民国往事的考证,就自驾车去了七次。蒋蓝不停地行走,不断地发现,走到哪里,他都带着小本子,不知疲倦地用纯手工记录,写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乡间田野,在山川河谷,蒋蓝掀开了不少被遮蔽的角落,也操出了一门“眼存山河,胸有丘壑,口若悬河”的本领。再说去汶川采风那次,从成都出发,车在城市和郊区间走走停停,蒋蓝还比较安静。可一过都江堰,见了岷江的碧水,见了两岸的大山,蒋蓝就开始兴奋起来,而且是越往山里走,兴奋的程度就越高。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一旦到了这个点上,他一聊起话来,就是那种没有谁可以插上话的主——山的海拔高度、山脉的走向、山里的动植物,或河流的起源、河床的改道、河水的落差,河里的游物……讲得滔滔不绝。大地上的这些山,这些水,在蒋蓝那里,就像是他们家的桌椅、灶台一样,如数家珍。他的口才,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他聊开天来,语言准确流畅,根据场合语境变化,新词新句子妙语贯耳,再配上音乐指挥家般的手势,一旁听着、看着也有享受感。

“整得好”三个字,现在成了蒋蓝的口头禅。好事,他说整得好。大好事,他大声说整得好。含含糊糊的事,他含含糊糊地说,整得好。“整得好”,由蒋蓝的朋友、同事到整个文学圈,成了蒋蓝新的流行语。大家都转而对他说:“整得好!”

考察田野,走进民众,在山河和民众中求知,为山河和民众立传。蒋蓝自认为是山川大地养育出的一棵苗,长成的一棵树。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作为植物的“蒋蓝”》。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独步文坛的蒋蓝和他的散文,本身就是来自田野一株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一棵茁壮自山川大地的独特的乔木。

雨

□ 田海燕

我从小就喜欢雨,观雨,听雨,淋雨。

观雨的地方一定要有树木,树木可使雨多彩多姿。我以前住的小院是观雨的绝好处所,有高高的桉树,翠翠的竹叶,绿绿的葡萄架,还有玉兰、柚子(成都人叫气柑)树和缠满竹篱的鲜花。下雨时,苍穹干干净净,大地干干净净,空气清清爽爽,人也清清爽爽。我坐在门边的竹椅上,让雨花轻轻地飞溅脚背,看枝条摇晃,绿叶翻腾,满院弥漫着透绿的雨雾。

我看见花木都伸展着双臂,张开大嘴,仰起头向着天空,微笑。我想像出来的这种草木沐雨的姿式到现在仍顽固地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风雨无情,总有一些花朵被损,落红遍地,那是生命灿烂后的告别。花是植物界最娇弱的美丽,辉煌而短暂,但能经风雨不败的却会绽放出百倍的鲜艳,仿佛将离枝而去的姊妹们的红颜尽现人间。

有的雨无法观,只能听,这就是夜来风雨时。

大学上药用植物课时在峨眉山实习,我住在半山腰一个庙里。这庙叫什么,我已忘了。它不当道,没有游人,香火不旺,门扁上字迹模糊,景象衰败。要不,也轮不到我们选这僻静处作实习住房了。两层楼,除了瓦,全用木料建造,木板早已失去刚劈开时那种粉白的光泽,变得灰蒙蒙的,挨着阶沿的楼梯脚已沾上厚厚的泥土。绝对不假的纯原木地板,有的地方一踏上去就会发出历经岁月才有的咕吱声,走廊上的木板大多有缝隙,人在下面要提防的是楼上人鞋底的脏物。

庙的右边有一条小河,两岸是密密麻麻的杂草杂树,把河水映衬得碧翠。我们在河边洗衣,晾干的衣服残留着淡淡的木香。

一天夜里,我被风雨声惊醒,饱满的雨韵水语,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地交响,美妙的和声胜于我听过的所有合唱。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在视力等于零时,声音会夸张放大百倍。听着听着,我感到雨裹挟着风已相当的声势浩荡,小河的流水一改平常的潺潺温柔细语而澎湃如雷。雨像是和什么东西在天庭上搏斗、嘶咬,爆发出阵阵雷霆万钧的声响和刺破夜空的闪电。过了不久,我已经辨不清雨声了,它像是被比其更强大的对手吞没。剩下的声音完全没有了理性,疯狂地咆哮着似乎要毁掉一切。我担心这座本就不结实的小庙会被连根拔起,而我们的生命在大自然的怒吼中显得脆弱、渺小和极无安全保障感。其他的同学像是睡得很香,没人动,也没人说话。难道只有我一人清醒?

第二天一早起来,大家都说昨晚吓得来不敢声张不敢翻身,哈哈,原来如此。

雨后的山色青翠欲滴,似乎没有被摧残被蹂躏的痛苦与憔悴,庙前庙后的草木让风雨滋润得更加风姿卓约,灵秀中透出冉冉仙气。这些大自然的尤物瞬间把人映照得污浊不堪,形秽自惭。羞得我立即想变成一棵树,甚至一株草,在天华日光中蜕尽肉体凡胎,里外透明透净。

我有几次淋雨的经历,那是在蓉城的大街上,骑着自行车在暴雨中狂奔。早晨上班,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下班途中遇上雷阵雨才后悔没带雨衣。本来已是一身汗,离家又不太远了,我没像其他行人那样去躲雨,而是冒雨继续往前骑。顷刻,我已经浑身湿透,感到一阵的凉爽,多么好的降温方法。雨是天物,又不是脏东西,比红尘里的东西干净多了,我为什么要躲它呢。头发湿了,可以吹干,衣服湿了,可以换,回家冲个澡,好简单的道理嘛。雨声带着洪荒的气势和生命的柔曼,辽远而又贴近地抵达我的身体,然后又从我的身体弹出,是雨打巴蕉、梧桐细雨不能有的天籁之声。风雨中,只有汽车和我在疾驶,我已幻化成如我名字的那只海鸟,勇敢、敏捷、欢乐。

有了雨,人和自然间便没了一丝距离。你在人类社会沾有的所有污泥浊水将被荡涤殆尽,你在世俗红尘中披上的所有外衣将会剥落撕毁。你没有过去、未来,只有此刻的永恒和真实!

先苦后甜的咖啡

□ 陈果

人之为人,人之为文,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可堪斟酌取舍的选项又不一而足,挑哪桩撂哪桩先哪桩后哪桩,同小朋友过年时面对一大堆糖果、玩具时的无所适从好有一比。

很难相信有一本关于咖啡的书会等着我去写,更难以置信的是,我真的写了这样一个小册子。要知道我很少喝咖啡,就是在我的大脑里除了咖啡别无其它,我的电脑键盘的孔隙里,随时都有咖啡种子要冒出芽头的这三个月,氤氲出所谓灵感,或者说滋润着我的手指关节的,还是我最喜爱的绿茶,一杯蒙顶甘露。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喜欢绿梅的淡雅,并不妨碍欣赏丹桂的馥郁芬芳。攒下休假时间,把正在做的要紧的事搁在一旁奔赴琼岛,实在因为朋友电话那头的话句句带钩,字字飘香。朋友说,中国咖啡向产业化迈进,是从海南起步的呢。说,别看中国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在海南,人们喝到的咖啡基本都是外国牌子,其中一些还是出口转内销。又说,环视偌大中国,以咖啡为中心的文学书写,至今未曾见过。

他山有玉,心向往之,去海南,这个理由不算牵强。朋友邀约我去喝咖啡写咖啡,说明那里有咖啡可喝有文章可做。朋友一再动员,热情是一回事,一再动员本身便是反复重申,海南有规模可观的咖啡面积,有不容错过的咖啡故事。我所在的四川雅安茶叶产量质量也都相当不错,但我们的故事是没有故事,我们的品牌能见度,则是另一座云遮雾罩的蒙顶山。卖石灰的有机会观摩别人如何推销麦粉,不亦乐乎。

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惊喜呢?飞机落地,我凌空高蹈的心情随之跌落凡尘。接机的朋友不经意间向我交了底,海南全省咖啡种植面积累计1.33万亩,年产量大约400吨。我被这个数字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据我所知,雅安一市的茶叶就超过80万亩。回到咖啡,出发之前我买过书也查过资料,知道2018年全球咖啡种植面积大约在15000万亩、产量约1020万吨,而在中国,与此对应的两个数字分别为184.05万亩和13.79万吨。不管面积还是产量,中国都只是全球零头。我来海南写咖啡,而海南咖啡种植规模在全国的位置,居然也是全国在全球的位置!

产量身材短小,如若品牌头颅高昂也还值得言说。遗憾的是,海南虽有“兴隆”有“福山”,但它们更多以地理保护标志的面目示人,驰骋江湖、叱咤风云的咖啡品牌和全国一样,尚在襁褓之中。至于其它,好汉不见当年勇,小荷才露尖尖角。

硬着头皮走进一家咖啡厂。厂区零乱,厂房老旧,厂门似开似合,从靠近厂区的那一刻起,眼前场景便将架在我心间某个角落里的退堂鼓“咚咚咚咚”敲个不停。采访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我没有当场说出来,只是在找一句话,寻一个时机。我在想,怎样才能撇得合乎情理,让朋友和自己都不要太过难堪。

徐世炳的出现恰逢其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我和他一起相处了两天时间。这两天里他一刻不停地聊咖啡,我则一边聆听,一边喝着咖啡。听着听着,突然就觉得,他本人也是一杯咖啡。这个过程里有不少句子让我怦然心动,而这一句,时至今日,依然能让我想起话从口出时,他表情里的简洁与丰饶:咖啡先苦后甜,人生也是先苦后甜。

后面的采访,我心里的那面鼓还在,节奏、气氛和指向却是一反既往。事业也是一杯咖啡,人生不过一杯咖啡。这杯咖啡值得我喝,值得更多的人品。行思至此,之前对于产量和品牌的忖度,嘲笑起我来了。我仿佛听到有人在对我说,仰望登顶者乃人之常情,但若因此无视、轻慢攀登者的努力,则是最深层的势利和昏聩。公元前53年,植茶始祖吴理真在蒙顶山上五峰之间的一块凹地上种下7株茶树,这才有了后来“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的“天下第一茶联”和今天的西蜀雅安坐拥八十万亩茶园的洋洋大观。伫立高处的已是风景,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则是风景成为风景必不可少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幅流动的风景。风景与看风景的人无关,照亮风景成为成景的那个过程的光束,才能回归到光和明亮的本义。

就这样一路走下去,认识了更多咖啡人,喝了更多咖啡,听了更多故事,从而理解了一群咖啡人,和他们与咖啡水乳交融的人生。就这样有了这本小书,并假东道主之名,请你到海南喝咖啡。

时间的味道

□ 刘馨忆

2018年末,我得到了少许七十年代的老茶,算来存放茶龄已近五十年。据说茶来源于现在热过头了的易武茶区。

三年后的人间四月天,我和老友歌尔、棱、静约茶在雾山,再次品尝了这一款老茶。之所以约在雾山,是因为雾山足够高,站在其山顶,是站在诸山峰的同一高度,可以环顾四周而无遮挡,眺望起方圆数百里的山峰来,很有点“一揽众山小”的气概(当然是要在晴好时日)。年过五十,人生与老茶都有不少的时间做底,需要在一定的高度相互品味。再有就是山顶建有一玻璃屋,可一边品茶,一边相看青山,也聊有不少风月调调。

雾山视野果然开阔,东俯青龙,南视大坪,西仰瓦窑、红岩,北见龙窝,九龙,金刚等七十二诸峰。我们就坐的玻璃屋,在鹤鸣山的鹤所展开来的一只翅膀上,方圆数十里的群山层层叠叠展开去,颜色从翠绿到浅青、淡蓝、到深黛,都罩着一层内敛的淡淡蓝色。坐在玻璃屋里,铺上茶席,煮水,烫杯,投茶,冲泡,茶气氤氲,直觉我们不是邀约的彼此,而是青山,而是万物。不一会儿,雾就寻香而来了,密密地围着我们,十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四周茫茫,如浮游在苍海之间。涌动的云雾涛吞浪吐,只在近处微露一二点青苍,正好让我们专注于品茶。

喝过一泡红茶之后,老茶登场,一如老友相见。在自然与时间里,喝老茶才足够有滋味。有老茶领路,才更可识新茶之生机,好比先知时间的无尽,才更怜惜人生的有涯。

棱咂了一下嘴,说茶没味道。歌尔着深沉状,并不急着表露。静呢,有着一惯的玲珑,只说好喝。看她们欲言止的样子,我一时疑惑:到底我拿的是不是老茶?

我端起茶,认真地喝到嘴里,并不急于咽下,让茶盈满口腔,让舌尖、舌面、两侧的味蕾,像流水里的水草一样,充分在茶汤里摇动。也就在那一刻,我再次遇见了那一杯老茶。茶汤滑过喉咙之后,味蕾像被流水倒伏过的水草,纷纷醒了过来,站直了腰身,渴望再次的茶汤冲刷。许多感觉,小鱼一样溯流而上,涌到舌面来。

茶的滋味确实淡了。苦涩若隐,高香回甘、陈香韵长等大家都喜欢的茶滋味是没有的,仿佛一个女人褪去了一切能诱惑人的姿、色、态,只留下了一颗绵柔,温暖,舒适的本心。茶汤绵软,厚实,滋味全是内敛的,没在一点外放的张力。那滋味让我想到遇到巨石的流水,不是与阻挡的巨石对抗,一味要把石头冲开,而是并不理睬,绕着分披而去,留下石头在那里一直尴尬;也让我想到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心事不必再提,故事也已远走,或者说放下了心里的一切,完全顺从着时间与命运,来什么,就能接受什么。对于八、九十岁的老太太,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除了生命。其实生命也已不重要,她应该准备好了随时回归生命的故乡。什么都已不重要,什么都占据不了她的心,也干扰不了她的心,她完全是她自己,与日子在一起。因为那厚实的顺滑啊,就是有什么转背也就丢开了,滑走了,心无挂碍了。

这种滋味,无论是茶,还是人生,都只能是时间赋予的。时间留出了间隔,让要走的走,让该来的来,卸下所有的雕饰,最后留下原本的自己。

喝着茶,我想起我与此茶的初遇,想到它像今天一样曾给过我一样的启示。

2018年,这是个于我来讲有点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个人生活,都有一个大的转向,一种结束已经横亘在身后,人生开始朝向一个全新的也是未知的空域,那片空无以一种散漫的冷打量着我。

生活呢,也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正在结束曾经美好过的一段情感,但却没在放下,心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猛地一阵巨痛袭来。好几次在街上,泪水竟毫无防备地涌上了眼眶,我只得赶紧别过头去,猛甩几下头,让泪水飞落。那阵痛往往没有过度,来得快,来得烈。强震过后,是无数次的余震,会持续好一段时间。痛在心里纠结,成一个硬块,梗在心口,久久不化。

我一边咀嚼着那些不快的生活细节,一边遥望曾有过的美好,仿佛企图要从那些不快里嚼出些甜味来。我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么?那些恍如隔世的相伴细节,以仙女之姿,在夜晚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凌波微步,诱着我在不快与失眠里深陷,在黑暗与执念里沉浮。

直到我在无眠的深夜里,为自己泡茶喝。那一晚整个南方都在下一场大雪,大西南阴冷无敌,让我心中也语意纷纷,下了一场好大的雪。也许寒冷就是用来相遇温暖的,那一晚我为我自己泡的是正是这一款温暖的老茶。这老茶以它静静淌过时间之河的内质告诉我一些人生的智慧,就是在那个深夜,突然我对那些的苦痛有了超越和顿悟。

想到那一晚与此茶的相遇,我深深吸了口气,抬眼看向远处。东边的天幕上,黛青色的云层渐渐从中间让出一条路,一尾霞光穿云而出,万千金色羽箭,从东到西,横阵千里。天亮开了,雾也缓缓退去,遮蔽的青山开始来到眼前。

这茶就是一位老者,一位得道的高僧,对我说了高妙的话。那些话,就像此刻天边的那道霞光一样,在那个深夜,照进我迷执、受困的心,让我看到了出口,梗在胸口的郁结也由此开始化冻,那时我就知道事情要真正过去了。

在雾山顶上,在浓雾散去的青辉之中,又一口茶汤入口,停留数秒,才咽下。确实还是那样的味道,我遇见了还是那杯老茶。

“是不是很滑?”我看着静,她是老茶客。

静品了几口,点头:“而且醇厚。”

“浓酽,有米汤的质感。”歌尔沉思着说。

雾完全不见了,玻璃屋外,由近及远,是一个晴朗的乾坤。雾来时,多像困惑时的人生,看不清方向,也看不见远方,受困于眼前的一点事物,就笃定地以为是整个世界。

世界何其多变而丰富,风雨雷电,云遮雾绕,天有阴晴,月有圆缺,那一种不是风景呢?

世上春秋短,壶里日月长。在那些清浅的,明黄的,红艳的,澄澈的,酽浓的各色茶汤中,有人迷恋苦涩回甘,有人玩味高香回环,有人品鉴茶韵悠长,有人喜见时空旷远,一如遇见人生的悲欢喜乐,酸辣苦甜,从年少时的青春梦远,到年青时的激扬满怀,从年长时的沉着干练,到年老时的超脱淡泊。人的一生,恰如从一碗清浅的茶汤开始,几经起落,几易其色,终归回到饮水的本源,回归尘世的本土,在不动声色的时间里,活出了精彩,也了悟些明白。

近五十年前的茶存放到了现在,就像人生走过了八十年、九十年,很难说是成就了,还是衰败了。毕竟那些诱人的,好看的,炫目的,芳香的,张扬的风姿,都被时间慢慢消蚀了,剩下的,在时间的炉火里慢慢熬制,成了精神的指向与生命的豁达。那些生命的精彩都消隐于时光里,消隐于过程中,现在留下了一片舒适和安静,在世上,在心里。

时间的滋味里,不能不说这茶汤里还有一种味道,那就是尘埃味。喝到最后,茶滋味淡了,尘埃味也还若有。

不知这尘埃味是自然陈化的呢?还是因粘了尘灰的缘故?

若是前者,不能不让人感叹这嵌在世间万物间存在的时间基因密码,感叹世界早就调弄好了的构成域。要是后者呢,则不难想象这茶在红尘里迁徙挪移,不知辗转过多少地方,经历了多少故事,经手了多少人,自然会沾染上世间尘味,一如保养不善的人生,历尽沧桑之后,终可以用慈悲的心肠看世界一切平和,以宽宏的心胸待人生万般皆善。在时间的光影里,可以慢慢品饮自己人生的老茶,然后慢慢归静寂。

棱说,那其中的尘埃味她很不喜欢。因为眼疾,世界在她眼里只展示与她一点很窄的筒状视野,视野的受限却让她的心思突破了某些疆域,悟到许多人生的况味,也让她对生活有了更明晰的选择取舍,不似我这样后知后觉。

老茶不易有,有也不易得。何况茶汤喝到嘴里,品到的全是时间的味道呢?时间如清泉流于石上,隐于山间,不易得见,也难被人觉察。尽管它多时水声默默,也会不时唱出叮咚泉响,发出召唤、提示、劝说之声。可是,能听得见这召唤与劝说的,何尝不是那些本就活在这召唤与劝说氛围之中的人,只有面对这样的心灵,流泉之水也才能发出它的召唤、提示与劝说。万物有灵,与人一样,当能回应,才有言说的兴趣。

所以,我还留着这老茶,当我想要与它对话时,我才匀一泡来喝。茶汤在手,如面老友。不需多言,已然心领神会。回味这时间所成,它所呈现出来的韵味气度不正是它的道化之境么?老茶教会我一些人事,教我怎样安放人生,怎样学习草木精神。

茶的滋味里,我品到了一点点蹂,还有一点微微的苦涩。我想肯定是因为用的是新壶的缘故,新壶的火燥激发了茶消沉了的苦,只是苦还没有到达喉,已化于无形,并有了一点点回甘。而壶因为这老茶的沉静也会退却一些燥气,多一点水润。

新壶试老茶,迎面的锋芒里,仅有相互的承让与成全。一如世间多少的恩怨,在时间里突然相遇,最初的剑拔弩张,却也转换成了相视的一笑。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 电话:028-86611208 印刷:四川日报印务公司 印数:3000份 主送对象:全体会员